

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赵雅洁¹, 胡冰涛¹, 王亦佳¹, 董 华^{2*}

¹江汉大学教育学院应用心理学系, 湖北 武汉

²江汉大学教育学院心理系发展与教育心理教研室, 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 2025年12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月29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26日

摘 要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与人口持续流动的宏观背景下, 亲子空间分离或频繁迁移使“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类群体——面临社会支持网络脆弱、社会认同模糊、情感联结质量降低等系统性风险, 生命意义感的建构亦受到威胁。本研究采用同伴依恋量表(IPPA-R)、生命意义感量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对武汉市两所中小学446名5至8年级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发现: 青少年同伴依恋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t = 0.353, p < 0.001$), 亦正向预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t = 0.522, p < 0.00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青少年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结论: 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同伴依恋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儿童生命意义感发展, 还可以通过关联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间接良性发展儿童生命意义感。

关键词

同伴依恋, 留守儿童, 流动儿童, 归因理论, 自我评价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Sense of Life Meaning in Children Affect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Yajie Zhao¹, Bingtao Hu¹, Yijia Wang¹, Hua Dong^{2*}

¹Department of Applied Psychology, School of Education, Jiangn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赵雅洁, 胡冰涛, 王亦佳, 董华(2026). 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心理学进展*, 16(2), 314-323. DOI: 10.12677/ap.2026.162091

Abstract

Against the macro background of rapid urbanization and sustained population mobility in China, the spatial separation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or frequent migration exposes two groups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left-behind children and migrant children—to systematic risks such as fragile social support networks, vague social identity, and reduced quality of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is also threatened. This study adopted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Revised (IPPA-R),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Scale, and the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Scale to conduc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n 446 children affect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in grades 5 to 8 from two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Wuha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dolescents’ peer attachment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t = 0.353, p < 0.001$) and also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t = 0.522, p < 0.001$);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adolescents’ peer attachment on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Conclusion: The peer attachment of children affected by population mobility can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but also indirectly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their sense of life meaning by enhancing their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Keywords

Peer Attachment, Left-Behind Children (LBC), Migrant Children (MC), Attribution, Self-Evalu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推进，进城务工人员队伍膨胀，同时，城乡二元体制的划分形成了“离散化”的家庭结构或“边缘化”的家庭状况(康钊, 2018; 刘群等, 2023)，乡-城流动不可避免地造就了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两类特殊群体，统称“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李成贵, 2007; 沈纪, 2019)。根据《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报告，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存在1.38亿0~17周岁儿童直接受到人口流动影响。已有多项研究探讨并证实了“人口流动”对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心理、社会适应及学业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城镇化过程对儿童成长发展可能带来新机遇(韩毅初等, 2020)，但是，有大量研究证实，城镇化过程中的制度差异、文化障碍、父母照顾质量下降，均对儿童身心发育造成负面影响：校园欺凌(陈云龙, 吕利丹, 2025)，人际关系压力(徐华等, 2024)，自我孤独感(张婷皮美, 石智雷, 2021)以及生命意义感的缺失(郭雯等, 2023)。

Frankl在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一书中提出“自我超越的生命意义(self-transcendence)”。Steger在随后的研究中将生命意义感定义为人们理解自己的生活、认为生活重要性的程度，以及人们认为自己在多大程度上拥有生活的目的(聂晗颖, 甘怡群, 2017)。有研究证实，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心理痛苦源于生存环境及流动经历增加了儿童与身边参照群体的社会对比进而产生“身处不利地位感知”(叶一舵,

熊猛, 2017; 池平清等, 2022); 外部环境与个体经历产生的被剥夺感同时削弱了个体生命意义体验(郭雯等, 2023; 商士杰等, 2016; Stillman et al., 2009); 另有研究证实家庭亲密度、老师、同学的良好社会支持为个体生命意义的发展提供基础(周欣然等, 2020)。

以往有关留守儿童的研究表明, 亲子分离的情境显著降低亲子互动频次进而削弱亲子依恋质量(裴欣欣, 2010)。留守儿童为补偿家庭支持系统的情感缺位通常将依恋需求系统转向同伴群体并促成紧密的同伴依恋结构(周丹青等, 2021)。同伴依恋是青少年社会性发展过程的关键组成部分(琚晓燕等, 2011), 有研究发现, 紧密的同伴依恋能够显著正向预测留守儿童的学校适应, 并在独处偏好与学校适应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对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也具有积极保护效应: 同伴信任与沟通维度得分越高, 留守儿童的心理适应状况越佳(陈英敏等, 2018)。此外, 青春期阶段儿童的人际发展重心逐渐表现出“外移趋势”: 即由家庭系统转向同伴系统, 儿童与同伴共处的时长显著超越亲子共处时长。随着同伴互动频率梯度上升, 儿童从同伴互动中获得的情感需求满足加速了同伴依恋水平上升(王美萍, 张文新, 2007; 肖紫韞, 2022)。有研究证实同伴依恋类型可能影响个体归因倾向(Collins, 2006), 而归因方式的差异影响个体意义的感知(潘佳雁, 2001; Park, 2010)安全型依恋个体在人际冲突中倾向外归因, 将矛盾解释为情境限制或双方认知差异, 个体自我价值体系受损程度较低, 因而意义感知保持相对稳定。相反, 逃避型和矛盾型个体偏向内归因, 将冲突归于自身特质缺陷, 易诱发自我怀疑与自我价值贬损, 进而削弱个体生命意义感(Collins, 2006)。实证研究表明, 同伴依恋类型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马茜芝, 张志杰, 2020), 即安全型依恋个体的生命意义感水平高于逃避型和矛盾型依恋个体。综上所述, 本研究提出假设 1: 同伴依恋类型正向预测生命意义感。

此外, 有关依恋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研究者们发现逃避型和矛盾型的个体倾向于使用表达抑制策略(John & Gross, 2004), 而安全型的个体则会更多使用认知重评策略(Mikulincer & Florian, 1998)。表达抑制策略的使用会使个体体验到更多的负性感情更少的正性感情, 认知重评策略的使用则正好相反(Gross & John, 2003)。相关研究表明, 消极情绪调节策略的反复使用会进一步削弱个体对自身情绪调节能力的评估, 表现为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在削弱个体对冲突解决可能性预期的同时加剧个体对冲突情境的无助感, 增加个体的自我怀疑与自我价值贬损(黄于飞等, 2022)。实证研究发现, 安全型依恋个体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水平高于逃避型和矛盾型依恋个体, 良好的同伴依恋能够提高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减少不安等负性情绪(连帅磊等, 2016; 李心悦等,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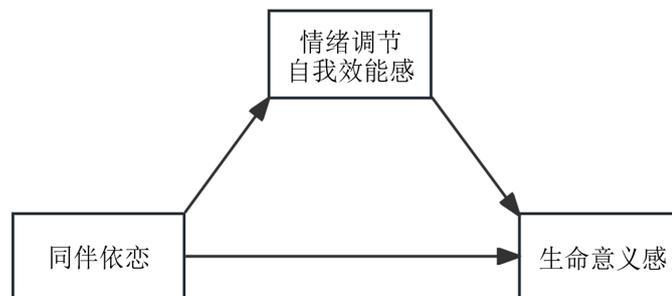


Figure 1. Research hypotheses framework
图 1. 研究假设框架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RSES)的三维结构模型认为,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可以形成从认知评估到行为应对的完整闭环机制(Bandura & Locke, 2003)。个体通过调节对环境刺激的认知加工路径, 激活个体内在心理资源获得生命意义感(刘丽娟, 2021)。多项研究表明, 高情绪调节

自我效能感个体在负性情绪诱发情境中表现出更高的控制感与应对信心,能有效缓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反应,增强对自身能力与价值的积极评价,最终提升个体生命意义感(Thartori et al., 2021; 何炎宸, 2025)。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正相关; 假设 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在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模型图如图 1 所示。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武汉市城乡结合部及远郊地区某小学 5~6 年级学生、某中学 7~8 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共发放 602 份调查问卷,符合“受人口流动影响”特征的有效问卷 446 份,其中男生 231 人(51.8%),女生 215 人(48.2%); 小学 197 人(44.2%),初中 249 人(55.8%)。

2.2. 研究工具

2.2.1. 同伴依恋量表

采用父母与同伴依恋量表(IPPA-R)中的同伴依恋分量表。IPPA-R 问卷由 Armsden and Greenberg (1987) 根据依恋理论(Bowlby)编制而成,由张迎黎等(2011)人于年修订,其中同伴依恋分量表共 24 个项目,包含同伴沟通、同伴信任和同伴疏离三个维度。量表采用 5 点计分法,其中 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同伴信任和同伴沟通维度上得分越高依恋质量越好;同伴疏离维度上得分越低,依恋质量越好。本研究中同伴依恋的 Cronbach's α 系数 0.915,说明同伴依恋分量表信度良好。

2.2.2. 生命意义感量表(C-MLQ)

采用由美国学者 Steger 编制,我国学者王鑫强(2013)进行本土化修订的生命意义感中文修订量表(C-MLQ)。该量表包括生命意义感和寻求意义感两个维度,共 10 个项目,其中每个维度各 5 个条目,采用 7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完全符合”记 7 分,两个维度总分和越高表示生命意义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4,说明生命意义感量表信度良好。

2.2.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17)

采用由 Caprara et al. (2008)编制,王玉洁等(2013)中文修订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SRESE-17),修订版量表共 17 个项目,分为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和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两个一级子维。其中,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包括:表达快乐的情绪效能感和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包括:管理愤怒的情绪效能感、管理内疚的情绪效能感、管理沮丧的情绪效能感。采用 5 点计分,“完全不符合”记 1 分,“完全符合”记 5 分,得分越高表明情绪调节的自信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总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11,说明该量表信效度良好。

2.2.4. 数据处理

数据收集后,采用 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包括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描述性统计、皮尔逊相关分析,以及中介效应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 Herman 单因素检验,对研究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对数据的所有

项目进行因子分析时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9个,而且第一个主因子的方差占比等于27.965%(低于40%的临界标准值),所以本研究共同方法偏差不严重。

3.2. 各变量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方法对样本群体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三个变量在性别、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进行检验。

3.2.1.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在性别上的差异

对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得分上进行性别差异比较,结果如表1所示。

Table 1. Differences in gender across various variables (M ± SD)

表 1. 性别在各变量上的差异(M ± SD)

	男(n = 231)	女(n = 215)	t	P
同伴依恋	85.10 ± 17.135	83.96 ± 14.691	0.757	0.450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61.52 ± 12.970	58.01 ± 11.721	3.002**	0.003
生命意义感	51.65 ± 11.293	50.20 ± 10.351	1.414	0.158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1结果可知,样本群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同伴依恋和生命意义感两个变量上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性别差异进行各维度上的差异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f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by gender (M ± SD)

表 2. 性别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男(n = 231)	女(n = 215)	t	p
表达快乐/兴奋的情绪效能感	11.45 ± 2.869	11.59 ± 2.411	-0.525	0.600
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	12.52 ± 2.383	12.10 ± 2.529	1.814	0.070
管理生气/愤怒的情绪效能感	13.43 ± 3.999	12.17 ± 3.929	3.356***	<0.001
管理沮丧/痛苦的情绪效能感	13.82 ± 3.847	12.67 ± 3.618	3.228***	<0.001
管理内疚/羞耻的情绪效能感	10.30 ± 3.152	9.48 ± 2.906	2.833**	0.005
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POS)	23.97 ± 4.787	23.68 ± 4.305	0.674	0.501
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NEG)	37.55 ± 9.869	34.33 ± 9.440	3.516***	<0.00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2结果可知,样本群体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具体表现为,男生在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上得分高于女生。进一步分析发现,该一级子维度下的三个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在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及其下属两个维度上,性别差异不显著。

3.2.2. 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生命意义感在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

对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的得分上进行年级(小学、初中)差异比较,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Differences in various variables across grade levels (M ± SD)**表 3.** 年级(小学、初中)在各变量上的差异(M ± SD)

	小学组(n = 197)	中学组(n = 249)	t	p
同伴依恋	87.99 ± 15.783	81.84 ± 15.666	4.103***	<0.00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64.58 ± 12.716	56.07 ± 10.963	7.454***	<0.001
生命意义感	51.61 ± 12.054	50.42 ± 9.809	1.125	0.26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由表 3 结果可知, 样本群体在同伴依恋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两个变量上表现出显著年级差异。5~6 年级小学生的同伴依恋得分显著高于 7~8 年级初中生; 小学生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显著高于初中生。生命意义感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进一步比较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在年级(小学、初中)上的差异, 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

Table 4. Differences in dimensions of peer attachment by grade level (M ± SD)**表 4.** 年级在同伴依恋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小学组(n = 197)	中学组(n = 249)	t	p
同伴沟通	29.28 ± 7.052	26.10 ± 6.825	4.815***	<0.001
同伴信任	35.64 ± 6.849	34.31 ± 7.157	1.993**	0.047
同伴疏离	23.07 ± 4.469	21.43 ± 4.360	3.902***	<0.00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Table 5. Differences in emotional regulation self-efficacy across grade levels (M ± SD)**表 5.** 年级在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各维度上的差异(M ± SD)

	小学组(n = 197)	中学组(n = 249)	t	p
表达快乐/兴奋的情绪效能感	12.19 ± 2.497	10.99 ± 2.663	4.856***	<0.001
表达自豪的情绪效能感	12.84 ± 2.326	11.90 ± 2.489	4.090***	<0.001
管理生气/愤怒的情绪效能感	14.00 ± 4.113	11.89 ± 3.677	5.642***	<0.001
管理沮丧/痛苦的情绪效能感	14.48 ± 3.823	12.31 ± 3.458	6.227***	<0.001
管理内疚/羞耻的情绪效能感	11.07 ± 2.969	8.99 ± 2.813	7.558***	<0.001
表达积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25.03 ± 4.295	22.89 ± 4.546	5.065***	<0.001
管理消极情绪自我效能感	39.55 ± 10.072	33.18 ± 8.587	7.070***	<0.001

注: *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3.3. 皮尔逊相关分析及中介效应检验

样本群体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生命意义感的相关系数如表 6 所示, 三个变量之间均表现出显著正相关, 研究假设 2 得到验证。

采用 Bootstrap 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如表 7 所示。样本群体的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影响的总效应值为 0.240, 其中, 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间的直接效应值为 0.064, 占总效应比例 26.7%; 同伴依恋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对生命意义感产生影响的间接效应估计值为 0.176 且在 95%置信区间中不包含 0,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中介效应显著, 研究假设 3 得到验证,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

比例 73.3%，见图 2。

Table 6. Results of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ables (r)
表 6. 变量间相关分析结果(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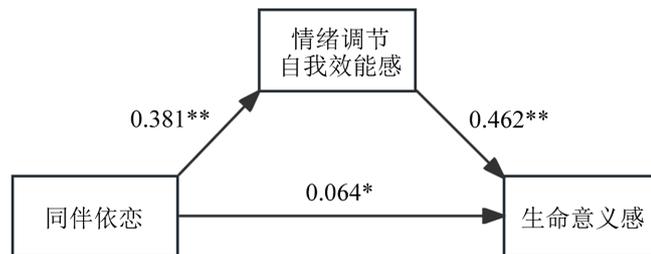
变量	同伴依恋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生命意义感
同伴依恋	1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0.522**	1	
生命意义感	0.353**	0.551**	1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Table 7. Test and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eer attachment on the sense of life meaning
表 7. 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检验分析

类型	效应值	SE	95%CI 上限	95%CI 下限	效应占比
总效应	0.240***	0.031	0.301	0.180	
直接效应	0.064*	0.031	0.126	0.003	26.7%
间接效应	0.176	0.023	0.224	0.133	73.3%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注：* $p < 0.05$ ，** $p < 0.01$ ，*** $p < 0.001$ 。

Figure 2. Mediating effect model
图 2. 中介效应模型

4. 分析与讨论

4.1. 描述性统计

描述统计发现，样本群体同伴依恋的三个维度中，同伴信任与同伴沟通得分显著高于同伴疏离，呈现出“高信任、高沟通、低疏离”特征的同伴依恋结构，表明样本群体在同伴关系中维持较高水平的情感联结质量，这与周丹青等(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亲子分离或频繁迁移的社会情境或成长经历中，青少年个体通过强化同伴依恋弥补来自家庭的亲子情感支持缺位。同伴依恋的高水平维度得分揭示了同伴关系作为家庭功能缺位补充路径的实践意义，可以为后续干预提供“以同伴关系为核心”的实证依据。

4.2. 同伴依恋与生命意义感

本研究相关分析发现，同伴依恋、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良好的同伴依恋个体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和生命意义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同(Liu et al., 2021; 郭宇洁, 2020)，表明拥有高质量同伴依恋的个体会体验到更多的生命意义感，说明在青少年时期，

个体同伴依恋需求的满足程度对身心健康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曾晓强, 2009)。个体通过与周围人建立联系并在亲密和互惠关系中提高幸福感和个人意义感(Stillman et al., 2009)。依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 青少年个体处于形式运算阶段, 同伴互动是其社会认知发展的重要途径与载体。通过与同伴的平等交往及观点碰撞, 个体得以摆脱自我中心思维建构起更为成熟的社会认知与自我概念; 而清晰的自我认知是生命意义感建构的核心前提, 这为同伴关系对生命意义感的积极影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佐证。对于青少年来说, 同伴是个体最重要的亲密关系之一, 是青少年满足亲密感、安全感和信任等社会性需要、获取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 对个人的身心发展有重大影响(Mota & Mators, 2013)。具有良好同伴依恋关系的个体在与同伴的相处中更易形成密切的联结, 他们可以从同伴关系中获得更多情感和社会支持, 从而有效满足亲密、安全与归属的需求, 这有助于个体更好地形成积极的生命意义感(马茜芝, 张志杰, 2020)。由此可见, 从同伴依恋的角度出发, 鼓励发展同伴间的亲密关系, 给彼此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与安全感, 形成安全的同伴依恋关系, 对提高青少年的生命意义感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4.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从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讨论了同伴依恋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机制。中介效应分析发现, 同伴依恋除了可以直接影响生命意义感, 还可以通过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提高生命意义感, 即良好的同伴依恋可通过增强青少年的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进而显著提升个体生命意义感水平, 这与以往的实证研究结果吻合(Liu et al., 2021; 肖紫韞, 2022)。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作为一种个人资源, 可以有效地提高个体的生命意义感, 同时也受到同伴依恋的影响(田学英, 2012)。一方面, 高质量同伴依恋个体拥有更安全的依恋模式, 更倾向于主动寻求并接受来自同伴的情感和社会支持, 进而有效地管理情绪提升个体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Mota et al., 2024), 增强个体能力感与自信感, 有助于提升个体对生命意义的认知(何炎宸, 2025); 另一方面, 高水平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个体在人际冲突中具备更高的情绪管理信心, 能迅速采取恰当的情绪调节策略恢复积极情绪, 降低失败情境下的无助体验, 维持了对生命意义的稳定感知(元栋娟, 2020)。研究结果表明, 青少年需兼顾同伴关系质量的优化与情绪调节效能的培育, 整合外部社会支持与内在心理资源协同强化, 以促进个体生命意义感稳定发展。

5.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良好的同伴依恋不仅能直接提升受人口流动影响的儿童的生命意义感, 还能通过增强其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来间接促进生命意义感的发展。未来研究可针对本研究局限优化方案: 采用纵向追踪验证变量因果关系与中介效应稳定性, 结合质性研究深挖个体主观体验; 扩大样本提升代表性, 纳入更多人口学因素, 细化同伴依恋类型差异及其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路径与机制, 为学校构建积极同伴关系、促进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生命意义感良性发展提供实证基础。

基金项目

湖北高校省级招标类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20253013)。

参考文献

- 曾晓强(2009). 大学生父母依恋及其对学校适应的影响. 博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 陈英敏, 张仁杰, 李亮, 冯建荣, 韩磊, 高峰强(2018). 高中生羞怯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及年级差异. *心理学探新*, 38(5), 464-468.
- 陈云龙, 吕利丹(2025). 外出经历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校园欺凌的中介效应研究. *青年探索*, (1), 63-75.

- 池平清, 毛情红, 王鑫强, 刘明矾, 张大均(2022). 城镇化进程中离乡农民心理健康特点调查及心理素质、相对剥夺感的影响机制. *心理学探新*, 42(1), 46-52.
- 郭雯, 夏含月, 李丹丹, 李明悦(2023). 随迁子女歧视知觉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心理资本和心理韧性的链式中介作用.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33(6), 30-35.
- 郭宇洁(2020). *高中生父母、同伴依恋与抑郁、生命意义感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 韩毅初, 温恒福, 程淑华, 张淳淦, 李欣(2020). 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关系的元分析. *心理学报*, 52(11), 1313-1326.
- 何炎宸(2025). *初中生父母依恋对孤独感的影响: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和干预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成都: 成都大学.
- 黄于飞, 史攀, 陈旭(2022). 依恋对情绪调节过程的影响. *心理科学进展*, 30(1), 77-84.
- 琚晓燕, 刘宣文, 方晓义(2011). 青少年父母、同伴依恋与社会适应性的关系. *心理发展与教育*, 27(2), 174-180.
- 康钊, 万龙(2018).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 对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的心理关怀. *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版)*, 38(10), 22-26.
- 李成贵(2007). 受人口流动影响儿童的教育: 现状与对策. *群言*, (2), 39-41.
- 李心悦, 路凤萍, 孙月, 杨光超, 王佳慧(2023). 大学生体育锻炼对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影响: 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 *浙江体育科学*, 45(5), 102-105.
- 连帅磊, 孙晓军, 田媛, 闫景蕾, 牛更枫, 童媛添(2016). 青少年同伴依恋对抑郁的影响: 朋友社会支持和自尊的中介作用. *心理科学*, 39(5), 1116-1122.
- 刘丽娟(2021). 父母教养方式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的影响——基于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研究. *豫章师范学院学报*, 36(6), 86-90.
- 刘群, 宋广文, 查贵芳(2023). “留守”与“流动”儿童健康发展的有效教育策略——基于心理弹性和感恩的促进作用研究. *现代教育*, (Z1), 97-104.
- 马茜芝, 张志杰(2020). 高中生亲子依恋与生命意义感的关系: 同伴依恋和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36(2), 168-174.
- 聂晗颖, 甘怡群(2017). 自我概念清晰性与生命意义感及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5(5), 923-927.
- 潘佳雁(2001). 将归因理论应用于同伴关系的研究.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15(6), 445-448.
- 裴欣欣(2010). *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化与家庭疏离*.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
- 商士杰, 白宝玉, 钟年(2016). 家庭社会阶层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 基本心理需要满足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4(6), 1108-1111.
- 沈纪(2019). 留守和流动对儿童健康的影响——基于儿童健康综合测量的一项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1), 80-90.
- 田学英(2012).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 结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 王美萍, 张文新(2007). 青少年期亲子冲突与亲子亲合的发展特征. *心理科学*, 30(5), 1196-1198.
- 王鑫强(2013). 生命意义感量表中文修订版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信效度.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1(5), 764-767+763.
- 王玉洁, 窦凯, 刘毅(2013). 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量表的修订.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2(1), 45-50.
- 肖紫韞(2022). *初中生同伴依恋和学校适应的关系: 自尊和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太原: 山西大学.
- 叶一舵, 熊猛(2017). 环境因素对流动儿童相对剥夺感的影响: 流动时间的调节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7), 41-46.
- 元栋娟(2020). *高中生家庭功能、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感与人际关系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 张婷皮美, 石智雷(2021).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西北人口*, 42(4), 31-43.
- 张迎黎, 张亚林, 张迎新, 王杰利, 黄存云(2011). 修订版青少年依恋问卷中文版在初中生中应用的信效度. *心理卫生杂志*, 25(1), 66-70.
- 周丹青, 王翠艳, 潘日余(2021). 留守儿童独处偏好与学校适应的关系: 同伴依恋的中介作用. *心理研究*, 14(2), 184-190.
- 周浩, 龙立荣(2004).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 *心理科学进展*, 12(6), 942-950.
- 周欣然, 胡思远, 梁丽婵, 袁柯曼, 边玉芳(2020). 初中生亲社会行为与主观幸福感的三年交叉滞后分析. *中国临床心*

理学杂志, 28(3), 561-565.

- Armsden, G. C., & Greenberg, M. T. (1987). The Inventory of Parent and Peer Attachmen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Adolescence.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16, 427-454.
- Bandura, A., & Locke, E. A. (2003). Negative Self-Efficacy and Goal Effects Revisited.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88, 87-99. <https://doi.org/10.1037/0021-9010.88.1.87>
- Caprara, G. V., Di Giunta, L., Eisenberg, N., Gerbino, M., Pastorelli, C., & Tramontano, C. (2008). Assessing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hree Countries.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0, 227-237. <https://doi.org/10.1037/1040-3590.20.3.227>
- Collins, N. L. (2006). Working Models of Attachment and Attribution Processes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2, 201-219.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5280907>
- Gross, J. J., & John, O. P. (2003).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 Relationships, and Well-Being.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5, 348-362.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5.2.348>
- John, O. P., & Gross, J. J. (2004). Healthy and Unhealthy Emotion Regulation: Personality Processe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Life Span Develop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2, 1301-1334.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2004.00298.x>
- Liu, H., Dou, K., Yu, C., Nie, Y., & Zheng, X. (202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er Attach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Article 7123.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137123>
- Mikulincer, M., & Florian, V. (199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ult Attachment Styles and Emotional and Cognitive Reactions to Stressful Events. In J. A. Simpson, & W. S. Rholes (Eds.), *Attachment Theory and Close Relationships* (pp. 143-165). Guilford Press.
- Mota, C. P., Mateus, D., Relva, I. C., & Costa, M. (2024). Peer Attachment and Self-Control: Implication on Social Anxiety in Young Adults. *Social Sciences*, 13, Article 445. <https://doi.org/10.3390/socsci13090445>
- Park, C. L. (2010). Making Sense of the Meaning Literature: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Meaning Making and Its Effects on Adjustment to Stressful Life Even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6, 257-301. <https://doi.org/10.1037/a0018301>
- Pinheiro Mota, C., & Matos, P. M. (2013). Peer Attachment, Coping, and Self-Esteem in Institutionalized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Skill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28, 87-100. <https://doi.org/10.1007/s10212-012-0103-z>
- Stillman, T. F., Baumeister, R. F., Lambert, N. M., Crescioni, A. W., DeWall, C. N., & Fincham, F. D. (2009). Alone and without Purpose: Life Loses Meaning Following Social Exclus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686-694.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09.03.007>
- Thartori, E., Pastorelli, C., Cirimele, F., Remondi, C., Gerbino, M., Basili, E. et al. (2021). Exploring the Protective Function of Positivity and Regulatory Emotional Self-Efficacy in Time of Pandemic COVID-19.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 Article 13171.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2413171>